

深雪 ◎ 著

樹熊症患者

寫實與魔幻兼具，溫柔與殘酷共存，「深雪」的男女，下筆便是情慾的N次方！

騷動小說
7



症 患 熊 樹 病

深雪◎著

騷動小説 7

自序

基本上，我喜歡短而快速的東西。

精煉、簡潔、有力、鏗鏘。

我喜歡寫短篇小說，簡單直接有 point，像我的性格，手起刀落，直出直入，毫不婉轉，清清楚楚，來得快去得快，狠心決絕。

你大概會很喜歡看我的短篇小說。如果你像我一樣，討厭多餘的東西。

生活那麼忙碌，功課壓力那樣大，上司下屬通通都令你不自在。我和你一樣，渴望有像西瓜雪糕一般可口清爽的閱讀調劑，醒神美味使你心情好。

我也喜歡短小快捷的戀愛，輕鬆寫意，無拘無束。很難想像別人如何適應負累冗長、要生要死、費時失事的戀愛關係。所以我不喜歡

寫、也不喜歡看那些曲折離奇、離離合合、賺人熱淚的小說。

短小精巧，不代表不能觸動人心。擦身而過往往更加美麗。

當然，我也不會抗拒舒服自然的長久關係，正如我同樣喜歡在客觀條件許可下寫一本經過深思熟慮、成績有目共目的長篇小說。

自序

· 深 雪 ·

01 · 樹熊症病患 21 · 當舖 31 · 在床單和床單之間 55 · *White Mask* 73 · 魔術師

錄

83 · *The Menu* 93 · 把我的感情留給穿黑衣的人 123 · 緣起緣滅大減價

133 · *Escape II* 143 · 腦袋長在大腿中央 159 · *The White Kiss* 167 · 浴室

目

175 · 只有我的眼睛你未曾看過 185 · 盜娃娃 195 · 留言 205 · 紙娃娃 215 · 笑臉

樹熊症病患

是有這樣的人，永遠渴望擁抱，永遠沒安全感，欠缺自我意識，欠缺定位能力。

不能夠獨立，不能夠站立。

要依附另一副軀體，供他依傍，給他支持和溫暖。

就像一頭樹熊，是受保護的動物，牠們絕對有權利，要求永生的擁抱。

然而人類不一樣，人類要求高度生存技能，沒有人會在你張開雙臂，渴求擁抱時自動趨前給予慰藉。

但可兒會說：不，不，我在蘭桂坊張開手，便有男人走過來付出擁抱。

那擁抱持久不散，大家抱著抱著，由一間酒吧走到另一間，由一

條街蕩到另一條，晚上抱至天亮，由過去擁抱到將來。

可兒說：那便是我的生死，由擁抱著的一雙臂彎走到另外一雙，腐蝕在別人懷裡。

十九歲，半生埋在人家的臂彎中度過。

那兩條短短的街有多少渴望擁抱的人？渴望被愛，渴望去愛，勇敢而直接，可是，最終甚至也得不到。

這夜可兒抱著個有點肥胖的男人。他們唱卡拉OK，他們喝酒猜拳，他們擁抱接吻。坐在四周的人當中有些認識可兒，曾給予她擁抱，聽過她的夢囈，吻過她的髮香。

沒有人鄙視她，她不是唯一的一個。但許多人都念記她，她時常笑，表情有趣，身段可愛，發音咬字的時候有濃濃的捲舌音。

總之，他們明白可兒，她像三歲的小女孩，永遠渴望大人的擁抱。

在肥胖先生的懷中睡至天亮。可兒起床穿回衣服，漱口抹面，離開男人的家上班。

辦公室有替換的衣服，抽屜裡有昨天吃剩的杏仁餅。可兒在地鐵人羣中想著，肥胖先生此刻有否掛念她。

他長得並不冇型，職業也不高尚，人品……大概也不會好到哪裡。但他的擁抱溫暖有力，可兒回想起，還是不禁心裡感謝他。

然而在午膳期間撥電話給肥胖先生時，他的語氣卻顯得十分勉強。

「嘻嘻……睡醒了嗎……知道我是誰嗎？」可兒嬌俏地問。

「啊……唔……啊！是你！你好……」

「甚麼你好我好，好像才第一次見面似的。」可兒抗議。

肥胖先生心想：不過是第二天認識。

可兒嘻笑兩聲，說：「今夜我來你家好不好？」

男人想了想，應了一聲，然後收線。

肥胖先生才不想再與她見面，事實上他要在晚上趕著替自己的進出口公司查貨，還要在半夜打電話向加拿大的太太報到。

可兒哪會理會這麼多，就算她知道了，她也會趕到肥胖先生家裡，好好讓他抱一會。

可是，肥胖先生不在家，可兒等到十一時多，便走回蘭桂坊，搜了多間酒吧還是找不著他。

在Cactus，可兒給人叫停，回頭一望，是玩具廠的Tony，他是兩個月前可兒在J's認識的，他是其中一個樹熊症的治療師。可兒看見他，便不期然地投進他懷裡，也忘記了當初她要求他多擁抱一個晚上，他拒絕了自己的悲哀。

學懂了，學乖了，明知道都是這樣。一雙願意一生擁抱的臂彎可遇不可求，就在未碰上之時，便由得這樣好了。

是嬰孩時期缺乏父母呵護的結果嗎？抑或是樣子不算標緻、成績普通，從未受過重視的學生時代的後遺症？

內心潛藏著一股強大的被愛欲望，受重視受保護的快意。只要躲在人家的懷裡，不理會是誰，她便會笑了。

每個單獨的夜都是寂寞難耐，就算不故意去想自己的孤獨，卻還是孤獨的很。可兒永遠不能夠承受自己一個人的感受，明知外頭找著的臂彎都狠心無情，可兒寧願給多一人拋棄，也不願多一夜孤寂。

照樣地，她迷惘地往那兩條小斜路走去，架上一身「武裝」、一面脂粉，俘擄另一雙臂彎。

只是，不知是否下雨的關係，兩條街都人丁單薄，熟口熟面都是那一堆，對可兒失卻了好奇心的一堆。

可兒走進這夜的第二間酒吧，她坐到一名穿著黃色西裝黑色T恤的男人身旁，她笑說：「Ringo，好嗎？」

叫Ringo的男人有反應，望了可兒一眼。「噢，可兒，是妳。」招呼是打了，但語氣和表情卻不大熱中。

「近來好嗎？」可兒問。

「還好，不好不壞。妳，又來這兒……兜圈？」

可兒笑：「碰朋友囉。」

男人捧著酒杯用力地點下頭，說：「去希臘Bar，阿棋阿麥他們在那裡。」有點趕她離開的意思。

可兒微微把頭一側，輕輕依在他肩膀上。「我不喜歡他們啊！」不知怎地，Ringo發脾氣：「我也不喜歡妳，妳不適合我，妳走吧！」

可兒一呆，然後跳下椅子，氣沖沖地跑出街，短短的頭髮給淋濕了，像隻小箭豬。

她跑到對街Propaganda門外。

雖然是雨天，但如實地，打扮有型的男人一個個入場。

可兒心血來潮，決定回家換個裝扮，今晚就到Propaganda去。

那兒要多少男人有多少，雖然明知那裡的男人只愛男人。

一小時後她再來之時，已是一身男裝：襯衫、西裝、外套、牛仔褲，加上短髮和架了眼鏡的面孔，在黑漆漆的環境下，恐怕認不出是男是女來。

樹熊症病患

· 深 雪 ·

三百多個男人中，大概只有五、六個女孩子。男人當中有些貼牆對望，有些圍在一起，有部分手拖著手親密耳語，有的緊緊擁抱。

擁抱。可兒環抱自己的身體，垂下頭。她是不由自主地渴望擁抱，沒有別人的身體，彷彿生命便不完全。

她站到舞池旁，身邊站了十來個男孩子，有一對對的，也有單獨的，全部面向舞池，看著池中的人。

站了一會後，可兒看見身邊兩個穿白衫的男孩子，由輕輕勾手指進而抱腰接吻，因而她學懂了。

燈光很暗，她看不清身邊人的樣貌，只見一名長髮男孩在兩步之隔外，優美的輪廓在漆黑中還隱約可見。就是他，可兒心中暗忖。今夜就要他。

她走到男孩子的身後，輕輕撩起他頸後的長髮，輕飄飄的，她吻在他的頸背。

男孩轉過面來，觸及可兒在平光眼鏡後的明亮目光。

男孩笑了，在她耳畔說了一句：「沒有見過你。」

可兒也笑。心想，那當然了。

男孩溫柔地望著她，她心一軟，便倒在男孩的懷裡。

起初還是好端端的，但不一會，男孩推開她說：「妳是個女的！」

聲線不高不低，剛巧身旁兩個擁抱著的男人聽到，瞪在可兒的面

上。可兒望了望身旁的人，然後對男孩說：「不……請聽我說。」

男孩望著她，沒說話。

可兒請求：「可不可以到外邊說說話？」

男孩打量她一會，點頭。

迂迴地到達外頭，在明亮街燈下，男孩摘下可兒面上的眼鏡，更

加肯定她是個女孩。

男孩說話，語調凌厲：「我不喜歡玩。」

可兒望向他的眼睛此刻紅起來，從喉嚨發出的聲音也沙啞了：

「求你，我只想要一個擁抱。」

她的淚流下。

男孩心軟，也就張開雙臂把她擁入懷。可兒哭得更狠。

「有甚麼事？」男孩問：「有病嗎？」

可兒猛哭，哭得雙腳軟倒地上。

男孩不知所措，也只好蹲到地上來。「不要哭……不不，放心哭好了。」他安慰陌生的人。

可兒抓著他，嗚咽：「今夜讓我到你家。」

男孩考慮了片刻，然後安置可兒在路旁，接著走回Propaganda通知友人。

再回到可兒身邊之時，可兒已抹乾眼淚，端端正正站在欄桿旁等待他。

浪帶可兒歸家，預先約法三章：「只是睡，知道嗎？」

可兒乖巧地點頭，逕自走到冰箱拿牛奶飲用。可兒真的安安樂樂睡了一覺，到醒來之時，已是正午，浪正在浴室吹頭髮。

門鈴響，浪應門，進來的是浪的三名友人，其中一名個子小但健碩的男人看到蜷在被窩的可兒，禁不住驚奇：「浪，你搞甚麼？」

浪擺擺手。「普通朋友借宿。」

可兒醒目地說了聲「早安」，然後抱著衣服鑽到浴間去，忙著沐浴刷牙洗面，朦朧中不知他們在說些甚麼。未幾，浪敲門：「可以進來嗎？」

可兒披上浪掛在門邊的浴袍，開門迎進。浪看見她穿著自己的浴袍，便笑：「不怕染上愛滋病？」可兒也笑：「別騙我，愛滋病不是這樣傳染的。」

浪言歸正傳：「待會我會外出，妳自便。」

「你今晚會回來嗎？」可兒問。

浪聳聳肩。「當然了。」

爲了感謝浪的善待，可兒買了蘆筍、羊排和紅酒，要爲浪準備豐富的晚餐。八時準備好食物，他十一時許才回家。甫進門的頭一句話

是：「怎麼，妳還在？」可兒笑，露出兩隻大門牙。「爲了報答你，吃啊！」

浪望著她，嘆了一口氣。他坐下來，對可兒說：「妳不能再留下了，我不能和女人相處的。」

「我只不過想跟你做普通朋友。」可兒垂下頭，可憐兮兮。浪回想起昨晚可兒假扮男孩子吻向他頸背，便知道這女人是明知故犯不可控制型，於是故他強硬起來：「總之，這裡不歡迎女人。」

可兒嘟起小嘴點點頭，無可奈何。浪舉起叉吃了半截蘆筍，心裡忍不住讚好，美味食物到肚，趕她走的意欲便沒那麼強。他邊吃邊問她：「沒有朋友嗎？」

可兒搖頭。

浪心想，怪不得這女人流離失所。寂寞時沒人和她分擔，又沒有嗜好和事業寄託，只會傻乎乎地要人擁抱。

可兒還是得離開。雖然離開男人的家已是熟能生巧，可兒還是有

點捨不得。這位浪先生似乎非常宅心仁厚。可兒就如那些飽受虐待的孤兒，稍爲有人對她好一些，便會感動至苦苦相隨。當然和浪的結果會不一樣，浪不是平常男人。

抖擻精神，可兒繼續白天做她的接線生，晚上便四處找人擁抱。

日復日，月復月。這樣的日子大概也有兩年多，從離開學校至今，她的樹熊症一直延續下去，而且因爲治療師全都欠缺醫德，亦缺乏愛心，全部只治標不治本，是故可兒更多了自暴自棄這種併發症。

這夜，她喝多了，就在斜坡頂的角落，敲碎手中酒瓶，胡胡混混地插到手腕裡去。

兩名外國女孩子經過看到，把可兒制止著，另外有兩名似是巴基斯坦籍的男人駐足觀看，再有三名中國籍男子擦身而過。兩名外國女孩子商量一會，然後離開可兒，也不知是否替她報警。可兒頹然蹲在那角落，看看手腕上倒插的玻璃碎片和血，白著嘴唇在想，是不是快要死了？死了會不會好一點？橫豎沒人關心，生與死其實沒多大分

樹熊症病患

· 深 雪 ·